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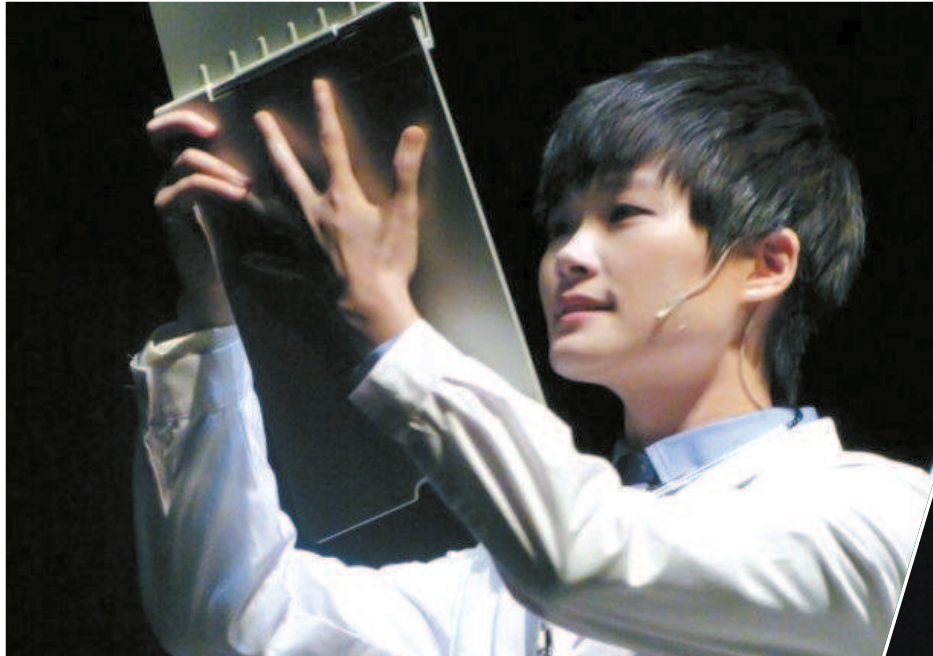
>>>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看台

流量究竟为戏剧注入了什么

——从肖战版话剧《如梦之梦》说起

帕帕拉佐



因为肖战的参演，2021版话剧《如梦之梦》再次引爆关注，并直接被称为“肖战版《如梦之梦》”。从李宇春、胡歌到肖战，这部作品在诞生至今的九年时间里，一次次因为顶流的加盟而出圈。我们希望以此为案例，探讨流量究竟为话剧注入了什么。

剧照分别为《如梦之梦》(2013版)中的李宇春和《如梦之梦》(2021版)中的肖战、许晴

曾经的小众艺术——话剧，这两年频频出圈，每每引发话题。最近一次是“顶流”肖战参演的《如梦之梦》。

肖战在拍古偶剧《玉骨遥》的间隙，出演了胡歌曾演过的“五号病人”一角。从4月到6月，武汉、青岛、成都三站演下来，每一场谢幕时，剧场里掌声经久不息，一度还被呐喊声盖过。在上千人的呐喊中，年轻女性们的声音尤为突出。

其实，这不是《如梦之梦》第一次引发肖战粉丝们的狂欢。早在今年3月，肖战将参演和九城巡演的信息一官宣，就上了热搜。迄今为止，肖战演《如梦》的累计阅读量为惊人的42亿。

千余张门票瞬间秒空，80元的票被炒到上千元，莲花池票价涨到两万元以上。虽然2013年李宇春、胡歌曾演过这部戏，但在它诞生至今的九年光阴中，这种程度的轰动只出现在了今年。而即使放眼整个话剧界，也没有一场演出拥有过此等排面。

在期待和怀疑声中，肖战终于走上舞台。话剧这块试金石试出了他身上的真挚，这种真挚感其实一直是肖战的底色，甚至可以说是他被那么多喜爱包围的原因。

这与生俱来的真挚，是这方由华丽声线与技巧构成的舞台的稀缺品。很多基本功扎实、富有经验的演员，常年深耕于此，却从未拥有过它。

没有人可以否认，肖战把“五号病人”这位贯穿全剧、至关重要的人物表现得别具一格。对演员来说，演好“五号病人”需要精准的表演、对角色的理解、对情绪张力的把控，当然还有自身与角色间的“契合”。

当年，胡歌历经千帆获重生的那份淡然，成了他打开“五号病人”的钥匙；而从“爱豆”成长为“顶流”，加上此前在网络上的“特殊”经历，这些年发生在肖战身上的事，竟成了他诠释“五号病人”的天然优势。

去年，央华举办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的特别活动。当时，仍处于风波中心的肖战，与曹禺女儿万方进行了一场对话，为这次对话，肖战做了大量功课，包括写下了几十个关于万方剧本《冬之旅》(你和我)的提问，这些问题朴素而深刻，给人的感觉是，他似乎摸到了戏剧的门边。

这次对话，让《如梦》制作人王可然眼前一亮。他似乎看到肖战与“五号病人”的共通之处：命运中的无常感。

事实证明，直觉有时很管用。演员与角色在人生起伏经历中的交会，会成为他们能否赋予人物灵魂的关键。肖战在《如梦》中的表演之所以成立，更多地并不取决于他塑造人物的能力，而源自于那些曾在他身上发生过的事。然而，肖战的聪明和用功，还是在排练之初给王可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在很多演员没有背出词时，肖战已背下了自己全部的台词，要知道《如梦》的演出时长八小时，台词量是一出普通话剧的三到四倍。

流量究竟不行是一个问题，没有流量的话剧在市场上行不行也是一个问题。随着国内话剧市场化运作水平的逐渐成熟，更多的流量涉足这块陌生的领域。与此同时，争议也随之而来。话剧和大众间的距离只能靠“流量明星”来突破吗？话

剧什么时候变成了“话题剧”？究竟是“看人还是看剧”？此类交锋一直存在着。对此，赖声川看得很开。他讲过一段往事，当年《如梦之梦》请“春春”参演，李宇春的粉丝不是看一场，而是看十场。中场休息时，赖声川和李宇春的粉丝聊天，发现他们已连看了五天，都说“戏好棒”。

在他看来，不管顶流们之前在舞台发光的方式与话剧有多么大的不同，或者说对表演陌生。但只要看到他们的工作方式，就知道能够冒出来，才华和勤奋是少不了的！“所以，不要过于在意流量适合话剧吗？”

不管争议如何喧嚣，话剧磨炼人是公认的事实——数个小时的演出，不能暂停，不能后期声，一遍过，没有重来的机会。因此，艺术圈存在着隐形的鄙视链，演话剧的高于演电影的，演电影的高于演电视剧的。不管明星参演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，赖声川的故事至少说明了一点，顶流演员的到来，正为戏剧这一“高门槛”艺术形式注入更多新鲜的动力和关注。

这一次，因为肖战，又有一批原本不会与话剧发生连接的人走进了剧场。也许在八小时时不可言的体验后，他们中的有些人真会从此爱上剧场，有些则会八小时后续为偶像的下一个通告日程买单。但分辨“和哥哥共处一室八小时”的人群还是不是话剧的观众，真就特别重要吗？

不要想那么多，多看戏先！

这个叫肖战的话剧“新生”

贾行家

央华戏剧在九年前下巨大赌注来排《如梦之梦》，始自王可然对时代变化的窥探：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和城市化第一次造就了“中产”生活，第一次产生了一代既接受完整学历教育又深陷“现代性困局”的人：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往何处去？曾经的答案都已无效。这一代人的问题是：如何面对必将到来的死亡，和这死亡后无法回避的孤独？这个问题到了央华手里就变成了：如何在宗教或哲学的说法之外，用一个可感的故事，给观众提供普遍的生命热爱和抚慰？

于是，便有了这样一个异于其他剧团、很不“现代”的制作人模式：台前幕后，事无大小，不做清晰的职能分工，总成于王可然一人。他自称“艺术家+商人”，商人的天性是为投资负责，确保产出利益，他要用商业眼光考量，这出戏能否在满足当代人终极、普遍精神需求的同时，可以细水长流地演下去；他也要用艺术家的眼光考量，在确保有利润的前提下放手一搏，做心中的好戏。戏剧的纯粹就在这里，让热爱者可以以性命相托。

《如梦之梦》的作者、戏剧家赖声川有个指导表演的诀窍叫“导因，不导果”，意思是说：导演给演员说戏时，

不要说自己要的是什么效果，而是讲清楚这一场戏的“因”，也就是人物的经历和心境，让演员在理解之后产生自然的表演。那种赶进度的影视剧，不顺着剧情拍，演员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演什么，只好用夸张的动作掩饰对因果的茫然。更糟糕的，就只好盯着镜头数1234了。不过，也有一些好导演喜欢不按常理地东拍拍，西拍拍，演员也不知道在演什么，而最终却剪出一部杰作。徐皓峰影评提到，李安拍《卧虎藏龙》，觉得周润发眼里的精光大盛，就反复喊“卡”，一直消磨到周润发完全没了自信，目光涣散才过。这里为什么不提“因”？也许是因为说不清，好像钓鱼的人，等那个眼神出现，等那个顺序出现。

说上面这些，是为了说两件简单的事。一件是：艺术是可以甚至必须要独断专行的，戏要以观看者为目的，但戏该是什么样子，只有一个人知道，在那个创作空间里，只有他这一种方法。

另一件是：演员为角色建立的状态是如此脆弱，往往只能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排《如梦之梦》的麻烦在于，31个演员分饰上百人物，除了专断，还要保护他们远离困惑和干扰。这一版新加盟的肖战，化妆间的牌子只有“五

号”，拿掉了其他的身份和负担。当我们讨论肖战时，看到的其实是许多个肖战。“请循其本”，他只是一名青年演员和歌手。我发现他和剧中人“五号”有些相似：他俩的命运中都有种令人不安的无常，一切因果不是因他俩而起，他俩却被牵在其中——如果你离远了看，无常本身是不好不坏的。问题是，站在《如梦之梦》舞台上的是哪个肖战？当他只是作为演员肖战时，那就没什么不可以。

作为观众，我的判断标准很简单：这位叫肖战的新话剧演员究竟演得怎样？以他的年纪和经验，“五号”是极繁重、极难驾驭的，如今央华的巡演经过了三个站，观众应该都有感受：肖战塑造了一个新的、细腻的“五号”出来，这个人物在舞台上成立，说明他的理解和诠释是成立的。

我还准备了一个观察角度，就是看他能不能融入舞台上那个精密的系统，会不会在能量和表演上被功力深厚、经验丰富的老演员压下去。结果超出了我的预想，他不光做到了，而且展现出清晰准确的节奏和掌控，实现了完整的戏剧体验。

我实在看不出让肖战演的决定有什么不好，就像我看不出有谁会从这件事里受损伤。如果说它代表一种“导向”

(我倒也不觉得，这只是一家剧团的一个选择而已)，那我看到的导向是：让更多的观众走进戏剧，让更多的平台关注戏剧。中国戏剧实在很需要内容到运营的探索。至于这么做对戏剧行业有什么影响，观众是很纯粹的，只要舞台上演的是一出好戏，就会买票来看。我这个局外人多感慨一句：平常都说要振兴话剧，真有人努力这么做，则往往引来莫名的非议。

从我的角度来说，在我与肖战版《如梦之梦》见面之后，只觉得心灵被莲花池水，被古今明月，被那些飘摇的光影形象细细地洗过一遍，似乎明白了许多事，少了一些困惑，增了一些勇气，随即对舞台上和舞台后的戏剧人生出许多感激。

按弗洛伊德的说法，游戏是儿童处理经验的特殊方式，它的首要功能是宣泄，宣泄就是情感上的净化，这和拿自己当观众导师的人所说的“净化”不同，是戏剧人建立一个空间，帮助观众自己在内心去完成的。成人之后，似乎除了做梦，很难找到自我净化的途径；除了做梦，可以去看《如梦》。

(作者为作家、评论家)

文学新象

当互联网读书人成为文学场域里第四股评论力量，已不仅仅是对圈子评论的反拨了

新媒体时代，怎样为文学召回更多读者

霍艳

“互联网读书人”在当下文学场域里是一个独特又有分量的存在，他们在原有学院、民间等评价体系之外，又打开了一个直接面向市场、大众的文学场域。他们擅于利用不同媒介形式，如微博、抖音、今日头条等，以自己为中介沟通纯文学和大众文化消费，打破文学传统的封闭范式，召唤更多受众关注文学。他们的文学评论更符合互联网时代的阅读、传播习惯，在评论的同时也在进行一种带有精英趣味的文学教育，虽不具备系统性、理论性，却重视可读性、可感受性，正符合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文学阅读的期待——与现实生活相互沟通。

这一人群出现的背景是，近年来“读书”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情境性。首先它被用来和当下浮躁的生活风气相对照，总有人发问“在信息爆炸时代，时间被视频音像、碎片文字侵占的今天，自己有多久没有安静地坐下来看一本书了？”正是把阅读视为一种屏蔽嘈杂、抵抗碎片、回归自我的独特生活方式，呼唤一种慢节奏、富有情趣的人文传统的复归。由此“读书”从强调汲取知识、获取功名等“目标”转化为一种使人放松的“方式”，一种享受生活的“态度”，凸显的是读书的无功利一面。这背后还反映出当物质消费划分的等级被追赶时，人们开始转向文化消费，以读书付出的时间成本价

值大于商品消费的金钱成本——不为生活所困的人才时间和精力“读书”。其次“读书”是一种兼具私人性和公共性的活动，私人性在于阅读环境、方式的私人化，同时读者所做出的判断以及跟自身经验勾连也是个性化的，但也被公共环境影响，比如借助媒介信息和参与网络评论来印证或修改自己的判断。随着媒介发展越来越多人提倡“共读”，强调阅读带来的情感联结，私人阅读正发展为一种看似个人性的“公共阅读”。

最后从“读书”的作用来说，强调使人开拓眼界、增加谈资、结交同类，在文化消费中占有一席之地，使其更符合对城市中产阶层的人格塑造。当“读书”从私人转向公共时，大众对于“读书人”的期待和描摹也在发生变化，从过去的“书呆子”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变得越来越富有情趣化；能将文学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且不为生活所困，能将抽象思维形象化，能迅速、明晰作出判断。越来越多的“读书人”在互联网上受到瞩目，如止庵、史航、绿茶等，他们将读书变为一种职业、一种生活方式。

“互联网读书人”区别于传统书评人，不侧重评论；也区别于学者，不侧重研究，而是探索“读书”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路径。他们类似迈克尔·费瑟斯通提出的“新文化媒介人”，在文化

艺术和大众之间担任沟通桥梁，从而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，丰富人们的审美体验，通过教育和培养受众，主动消解横亘在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旧的差异与符号等级；他们致力于向大众普及、传播文学，把欣赏文学变成一种生活方式；他们相较于传统知识分子更能把握文化市场的运作规律。他们活跃在不同媒介，根据媒介特点选择不同的切入角度，比如在微博侧重话题讨论，在抖音侧重情感抒发，在今日头条侧重文本阐释、细节打捞，在小红书侧重阅读和日常生活的勾连。借助不同媒介形式，他们成为互联网的“文学KOL”，也越来越将自己变成“媒介”。

“互联网读书人”的评论有其鲜明特点。首先从表现形式来看，这些文学评论大多发表在微博，因字数限定语言更为平实简洁、观点鲜明，符合互联网的评论生态，点评时常一针见血，常有精彩的句子和想法，引起读者共鸣。无论是抽象概括、制造对立、提炼金句、刻意剪裁，还是反讽、暗讽，都是互联网常用的话语方式，又更为凝练，有击中要害之感。与学院派的理论缠绕和空洞话语相比，“互联网读书人”的文学评论都落在具体之处，一个结构、一个细节、一个人物、一个词语，注重阐释，言之有物；

“互联网读书人”有着鲜明的个人趣味和评判标准，对于某些作家、作品有偏执性的喜爱和厌恶，使得他们的评论里没有模棱两可的表述，而是充满着明晰的判

断，和当下有些严肃文学评论沦为小圈子里的封闭游戏相区别；“互联网读书人”强调作家、作品和生活的关联，重视文学作品对日常生活的呈现，认为好的作品应当映照出写作者独特的生活态度和敏感度。同时他们喜欢“好看”的故事，能让读者进入到文学所创造的情境中来，从读者角度考虑问题。“互联网读书人”对文体保持着高度敏感，特别注重叙述角度的选择，会对叙事技巧进行拆解，把评论从“写什么”拓展为“怎么写”，告诉读者好在哪里，对受众进行一种文学教育，这种文学教育面向有一定文化知识，却没时间系统学习文学的人，常以一种碎片化、语录化或列书单的形式呈现。他们所提供的不是文学常识，而是经过个人消化后独特呈现的知识，使受众产生对于不具备这种知识的人的鄙夷，由此生成一种精英意识。

“互联网读书人”虽然为文学召回不少受众，但也存在诸多问题，如有学者指出的，他们缺乏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，即便发出批评也只是针对特定对象，如“学院”等，将批判作为标签来凸显个性，并非真正关心社会发展和人们精神生活的现状，也不追求终极价值、意义，更不具有道德感、使命感；他们过于提倡审美性，而不对审美背后的知识逻辑进行梳理、整合，都是碎片化的知识，无法形成系统的结构，只能用来彰显一种生活趣味，而不具备任何批判性、反思性和再生产的可能，他们看似具有独立性、不依附于某

个组织，但实际却与资本紧密结合，顺应着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，亦被网络流量所影响。

他们的评论和推荐因专业性和表述的平实显得更具分量和亲近感。但要警惕三个趋向：一是“互联网读书人”可能过于狭窄的阅读趣味导致往往偏好某一类型，贬低另一类型；二是“互联网读书人”有时会夹带私货，这种夹带还不能被轻易识别，因为他们形成一套特殊的话语方式，东拉西扯、避重就轻，把一本平庸的书也说得天花乱坠；三是“互联网读书人”尽管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和精神结构，勇于发表见解，但由于受到人文话语的影响，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层了解，容易把现实问题转化为文学问题进行消解，也容易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时代背景，只停留在审美层面讨论问题。

“互联网读书人”作为新的文艺群体正在受到关注。他们对于文学有着独到的且深入的理解，其推荐越来越受到读者的认可，成为一种文学品质的“保证”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，也影响了大众文化消费，开辟了新的言说空间。同时让我们反思传统文学评论如何既有专业深度，也有人文温度？如何才能变得更加“有效”，重新进入大众内心？

(作者为文学博士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者) 组稿编辑：王雪瑛